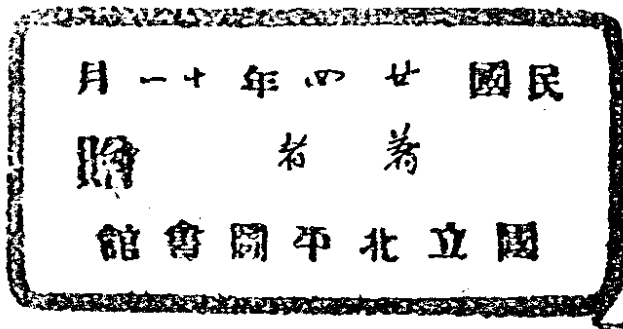


逃

難

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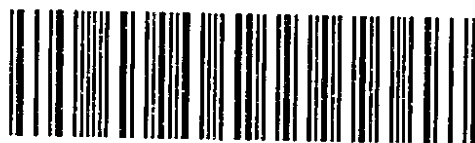
王景秀 著



逃  
難  
人

王景秀著

32



3 0610 5955 0

本書著者其他著作

|        |      |      |     |
|--------|------|------|-----|
| 屠      | 女    | 長篇創作 | 已付印 |
| 漂      | 流    | 長篇創作 | 已付印 |
| 婚      | 後    | 長篇創作 | 即付印 |
| 死      | 罪    | 長篇創作 | 即付印 |
| 亡國之前   | 長篇創作 | 即付印  |     |
| 時代的前驅者 | 長篇創作 | 即付印  |     |

## 自序

我並不是個寫詩的人，雖然在小說上也沒有什麼可談的成績；所以這個小集子的產生，實在是近幾個月來的偶然。絕不是有意用這個偶然字眼，來逃避批評家的非難，只爲這是再真沒有事實。

全集十六首詩，四分之三是寫實，另外是抒情。不論寫實與抒情，總之：都沒有風花雪月，戀愛，嗟歎，流血；固然時代的現實，不無上述幾種成分的存在，然而人類的

一切動作，都是問題的反應，在我自己的經濟條件下，決定我只許有這樣的反應，所以那些題材，都被我輕輕的放棄了。文藝誠然是反映的時代現實，同時也是反映的時代現實中的自己。

在技巧上，個人成見甚深，雅不願效法象徵派維美派的推敲穿鑿；因為那樣的作品，只能供有閒階級茶餘酒後的消遣；現在已不是歌舞昇平的時代，現在的有閒階級也未必還能再如過去的有閒；因此，有些文人雖甘於再作「花也鳥也」與「娼寮中的姑娘」般的娛樂品，實際上也博不得多些歡心的讀

者。還有一派，即所謂革命的羅曼諦克的，已經較爲進步些；在這個大的動盪的時代中，把文藝作爲叫喊呼號的衝鋒資料；實則，這派人的淺薄，也淺薄到可憐的，說不出充分理由的叫喊呼號，未免類似街頭發狂的瘋子。我以爲在現實題材的最深刻的抓取下，所謂適當的技巧，除却最不可少的韻諧以便於歌詠外，至於詞句的構造便是「簡鍊」與「明淨」，不必推敲穿鑿，亦不必叫喊呼號。

然而我不是對這小集子便滿意的，不僅不滿意，甚至於還很慚愧，因爲自己所謂之

適當的技巧，並不會做到；而且內在的小布爾喬亞意識還脫不淨，不過今後我應當努力克復這些壓迫得我喘不出氣來的敵人。

如有人肯指教我的缺點或者告訴我他讀這集小詩後的意見，那我是踴足以待而且非常感激的。一九三五年五月十日，景秀於北平沙灘新開路十三號。

848  
 11577  
 ———  
 2

## 目 錄

|          |    |
|----------|----|
| 1 咒春     | 1  |
| 2 改造     | 5  |
| 3 荒原     | 15 |
| 4 寄于廢墟   | 19 |
| 5 走向十字架去 | 21 |
| 6 夫妻     | 23 |
| 7 烏鴉     | 29 |
| 8 看個究竟   | 32 |
| 9 賣青菜者   | 35 |

|            |    |
|------------|----|
| 10 憶元旦     | 39 |
| 11 逃難人     | 41 |
| 12 寄清      | 58 |
| 13 寄旻      | 62 |
| 14 自白      | 65 |
| 15 安定門外    | 68 |
| 16 掛在枝頭的老奴 | 71 |

## 咒春

別看上帝撤去他殘酷的面影，  
重換出一付溫柔華麗的慈容；  
然而東風只吹起闊家人的遊興，  
對於少吃沒穿的我們，  
無寧說是格外的嘲弄？

去冬便已經吃得米沒麵淨，  
吃一升趕鎮上糴一升，  
一盤水一團菜一個米星；



人面上透出菜的青色，  
菜湯裏射出人的瘦影。

爲揭借曾央告破我的嘴唇，  
還說不動闊家人們的心，  
即令從一千個失望裏得次微幸，  
不僅是一星半點，  
而且還月利十分。

生命像雨點滴上了針尖，  
像蛛絲飛入了火燄，  
度過今天不知能否度過明天？

最好別說到外邊逃荒，  
窮人到處還不都是一樣。

春天簡直是一條長而粗的鎖鍊，  
一個時間恰似一個鐵環，  
每個鐵環都是我們生命的難關，  
企圖度過這麼長的時間，  
應該想是怎樣個艱難？

闊家人自然要及時開心，  
抱着心肝去花叢裏吻，  
贊不盡美麗香艷的春；

然而我們這春之鎖練下的死囚，  
却只有詛咒，切齒的詛咒。

## 改造

### 一

自從蛆虫爬進太陽的眼，  
光明之神才怒而藏入深山；  
任你虛心把天涯走遍，  
也難以睹得她的尊顏。

人間是充滿臭的黑暗，  
片片枯骨伴着縷縷殘烟；  
你別想尋獲一所花園，

而且也難看見蔚藍的天。

別覺有幾顆稀疏的星，  
她們都偷懶的躲在天邊，  
就看那愁眉淚眼，便知  
是纖纖弱質不禁秋寒。

別覺有不少渺小的螢，  
一時也能織成荒原底微明，  
然而她們的恩澤那堪依仗，  
禁不住一陣蕭颯的秋風。

二

曾見一個自命的救世觀音，  
却把鮮血當作葡萄美酒，  
然而他大方的告訴我說：  
『爲着人類利益，才肯如此奮鬥』。

曾見一座玉砌金雕的廟廊，  
裏面供的偶像竟是馬面牛頭，  
然而無知的鄉愚對他們，  
却恭敬得維恐不週。

有次我在街頭閒溜，  
一輛汽車同我走個迎頭，  
我還以為是什麼王公，  
不想裏邊坐隻翹着尾巴的哈巴狗。

有次我逢着個闊角，  
衣服華麗，態度雍容，  
不想暗探把他緊緊搜抱，  
據說是一個江洋大盜。

記得天空曾飛一隻鳳凰，  
飢餓的人們都急來瞻仰，

誰知鳳凰變作一架飛機，  
乃是一件最好的殺人武器。

記得地面曾響一個巨雷，  
囚犯們都以爲是春的轉回，  
那知巨雷乃是炸裂的炮彈，  
地面還留着粉碎的鐵片。

地面的炮彈，空中的飛機，  
統治了這個二十世紀，  
人底血，戰的烟……  
組成了這個人間。

## 五

世界像一個垂危的病人，  
他再也不能奄喘一天，  
如果我們不願使之滅絕，  
便只有把人間從新改變。

把人間從新改變，  
需要的人們也並不怎樣爲難，  
只要他有鐵的骨鐵的胆，  
和一付最誠的心肝。

田隴裏的老馬與耕牛，  
都具有改造人間的最好身手，  
他們爲着人類鎖練的解開，  
早已忘掉眼前自己的存在。

莫要高攀學者先生，  
他們沒有工夫作這苦工，  
那些藏經樓上的蠹虫，  
充其量只會替和尚撞鐘。

莫要推崇油頭小鬼，  
他們壓根沒有這種心胸；

那些脂粉隊裏的耗子，  
充其量只會同狐狸調情。

## 六

黑暗也許有時會悄悄遁去？  
蛆虫也許有時會被人葬埋？  
花園也許有時會重新出現？  
光明也許有時會從新到來？

在  
你  
心

只要光明能從新到來，  
這人間便立即變了模樣，  
大地上要響起真的春雷，

天空裏要飛起真的鳳凰。

把飛機填進深海，

把炮彈投向枯井；

在這寧靜底人間，

永不許再現出牠們的面影。

再沒誰個哭喪着臉，

早早晚晚都掛着笑顏；

男男女女都穿着衣衫，

老老幼幼都捧着飯盤。

世界變成一個人家，  
再不分那這這那，  
年幼的都是子女，  
年老的都是爸媽。

在太陽的光明裏做着工作，  
在春風的溫柔裏度着歲月；  
那時也許有人還把淚流，  
因為往事端底不堪回首。

## 荒原

盡是疊疊的尸骨

不見依稀的炊烟

這裏不久以前還是人間

如今已變成一個可怕的荒原。

荒原裏有一羣野犬

個個都披着人的衣冠

她們用瓦礫築成寶座

一個坐在上邊，其餘坐在下邊。

王者裝模做樣的喊：  
『文武公卿聽朕言，  
天下已經平靜，  
朕賜爾等御餐』。

文武公卿含笑點首，  
嚼味這把戲着實新鮮，  
幾世裏的脩積，  
也得飽頓御餐。

剎那王者向外猛竄，

而且擲去所着衣冠，  
文武公卿不便落後，  
靜的荒原飛起塵烟。

牠們跑在一所新起的墳邊，  
下死勁的扒而且剝，  
從蓆包裏把人尸取出，  
一口口嚼得異常香甜。

鬧的時間已經好久，  
牠們都感到有些疲倦，  
而且太陽已經落山，

這纔各各走散。

荒原又從新恢復先前的死寂，  
幾顆疎星禦着一天黑暗，  
星也漸漸被雲吞掉，  
一天黑暗抱着一羣野犬。

## 寄于賡虞

鬼在你面前慇懃招手，  
他央你走向峨嵋山頭，  
峨嵋山頭有所花園，  
單單等你去遨遊。

鬼在你面前慇懃招手，  
他央你走向天涯盡頭，  
天涯盡頭另有天國，  
單單等你去逗留。

鬼在你面前慇懃招手，  
他央你離開地球跨上月球，  
蟾宮裏有個嫦娥仕女班頭，  
單單等你去消受。

去吧——我敬仰的詩人！  
機會是珍貴的，  
莫再遲疑，停留，  
鬼在你面前慇懃招手。

## 走向十字架去

不復希冀女性的溫情，  
不再乞禱幸福的降臨，  
因為我是命運註定一個不幸的人。

把住處放在冰天雪窟之內，  
把田園捫近毒蛇猛獸之群，  
把斧刃換作一片至誠不變的心。

歷盡艱難險阻了却天賦的命運，

實行胼手胝足完成一生的責任，  
把心血汗力全部獻給勞働之群。

從今，不歎氣，也不灰心，  
堅忍沉着歡樂愉快的前進，  
追求無愧於耶路撒冷的那個古人。

朋友：我們攜手前進！  
十字架上的光榮，數千年前，  
一直，一直使人羨慕到如今。

## 夫妻

成群牧童呼哨着走下山崗，  
夕陽的鞭子緊緊撻在牛的背上；  
李二嫂站在門口一再的睂，  
聳聳肩膀噓口氣，  
一陣勁風掠過她的肩頭。

什麼都看仔細了，  
一株樹，一通碑，甚至一隻狗，  
沒有，連他的影子還沒有，

李二嫂急得撇裂着嘴，  
還用兩手緊緊撫着胸口。

再等，再瞅，再等，再瞅，  
剎那間黑暗佔領了整個宇宙；  
黑暗氣得李二嫂牙跟驟疼，  
罵道：『娘同你有什麼冤仇』？  
許多悲悽都梗在她的咽喉。

少不得轉身向家裏去，  
回頭，回頭，一步三回頭，  
懸想他或許已到門口？

一陣勁風捲着几聲犬吠，  
聽不到外邊有人的脚步兒走。

『媽：怎麼啦——你的兒子？』

從天不明走，一直到這時候——。

『誰知道，大約快回來了吧？』

本來那孩子就愛搭黑，

也不想他來遲點，別人怎受？』

李二嫂正想再暴躁幾句，

猛聽得門口響起打鼓般的脚步——

她那顆心這才頓然有了主；

慌張把菜挑從丈夫肩上接下，  
又連忙用塊布打着丈夫身上的土。

李二嫂不想饒他這一頓，  
又不便當着媽對他啣嚙，  
一直到把晚飯用過，  
她才在自己房裏對他發作，  
問他「爲什麼偏要這樣搭黑」？

李二哥雖然感激妻是好意，  
但心裏着實有點窪屈，  
「你那知道進城賣菜的艱難，

站在大街裏冷得哆嗦半天，  
還沒有那個肯答答價錢。

挨磨到太陽落山，

一挑菜還原封沒有動彈，  
不怕你不賤售出去，

回到家已經又大半更天，  
這纔喝到肚裏兩盃稀飯』。

李二嫂聽着甚是心酸，  
伏在被褥上禁不住哽咽；  
一陣勁風又從窗前掠過，

驀然想起丈夫應該疲乏了，  
連忙噙着淚展開了被窩。

## 烏鴉

我深恨你這烏鴉，  
終天到晚是咯哇咯哇，  
彷彿你心裏有不能言喻的憤恨？  
借此向人間表達表達。

其實你太癡想，  
只有鬼才會替你體諒；  
任你哀愁到不能一天生存，  
也沒有個把人向你憐憫。

不信，請睜開眼睛！

看看誰是你的「同情」？

輕則裝作不會聽見，

重則還要格外罵你的祖宗。

我欣幸你有一雙勁翼，

還有那隻粗壯底身軀，

爲什麼不鼓起勇氣？

向着你的福地飛去。

任憑那福地遠在北極，

只要你肯不間斷的飛，飛，  
終有天事實會讓你透出口氣，  
把幸福與仇敵一齊抓到手裏。

從今我不歡喜再聽到你的訴苦，  
維有苦才能成全你的前途；  
請把苦當作一件美麗的東西，  
不必再終天咯哇咯哇底向人伸訴。

## 看個究竟

我的天哪：

請饒恕這個人吧！

你那鋼鐵的鎖鍊，

也該離開我的身子了。

我沒有見過日，

也沒有見過天，

在虎嘯猿啼的黑漆夜裏，

摸索了這許多年。

自從投進大地的懷抱，  
就一直窮途潦倒；  
枉踏過三次戰場，  
空嚐試幾次監牢。

眼也望穿了，  
耳也掏壞了，  
爲什麼聽不見啓明的鐘聲？  
爲什麼看不見太陽的光明？

走了一程，又是一程，

那邊是懸崖峭壁，  
這邊是深潭巨井，  
就這樣要結束旅人的生命！

我爲這只氣得發瘋，  
懸崖峭壁也要直衝  
深潭巨井依舊前行，  
歸根要看個究竟，看個究竟。

## 賣青菜者

一担青菜放上肩胛，  
百一十斤還有零頭；  
鼓勁底在朔風裏走，  
風凍得地皮裂開縫，  
他還熱得滿身汗流；  
維恐怕把襖褲溼透，  
捲起褲腿解開襟扣，  
依血抖勁在朔風裏走。

依血抖勁在朔風裏走，  
過一個村頭又一個村頭，  
好容易才到縣裏十字街口；  
一點疎忽把菜担擱的不是地方了，  
警察走來便是照屁股一脚，  
黑白棍還打在腦後；  
他一聲不響的承認錯過，  
那規矩樣儼然是個罪囚。

那規矩樣儼然是個罪囚，  
蹲在担子旁邊靜靜的瞅，  
瞅到有了顧客便立即站起招呼，

『先生：買我這裏的！』

不幸那顧客被別個爭走；

他只好仍舊蹲下眉梢緊皺。

把黑鍋餅取出止餓，

冷寂寂一直蹲到日頭偏西時候。

冷寂寂一直蹲到日頭偏西時候，

才有個顧客在他面前停留；

那顧客雖然穿着長袍短褂，

却還想從他身上揩下點油；

他無奈何把菜價落了又落，

末了爲個把銅版還得苦苦央求；

終於把担菜賤售世去，  
三串文的銅板進了手頭。

三串文的銅板進了手頭，  
他想起床上餓倒的老娘，  
又想起剛滿三歲的女囡，  
於是狠狠心掏出二十個銅板  
購得半斤油條四個饅頭；  
放在菜筐裏匆促的走。

雖然他肚裏也在鬧着飢荒，  
但是多花一個銅板就比飢荒更爲難受。

## 憶元旦

可知道我們是怎樣才度過來年？  
年三十一家人還整整抱着哭一天！  
瓦罐裏不單是米沒麵淨，  
手頭又沒有四指長個銅釘，  
竈火裏的燒柴也僅只剩點零星。

幸喜房簷掛着一團乾菜，  
牆角還堆幾把糠皮，  
就這樣度過來大年初一；

鞭炮聲也不似先前那樣的稠密，  
響一聲便帶出一聲鄉村破產的飲泣。

## 逃難人

一

早晨的街頭冷冷清清，  
遠處工廠吐出尖細底叫聲，  
天空舞墜團團的鷺絨，  
還一陣陣刮着怪風。  
從牆角投出一個黑影，  
左手拉着車子，  
右手揉着眼睛，  
還一再的打呵欠，

顯然是起得太早了，不曾睡醒。

把車子拖在一個蔽風角起，

張大眼睛痴痴的等，

兩排牙咯得崩崩的響，

他那又薄又破的襖褲，

禁不住這北國裏的雪和風。

## 二

捱磨過兩個時辰，

街道上還是沒有什麼行人，

天氣陰森得像黑夜裏的荒墳，

那個好家還肯出門？

毛衣，火爐，熱酒，擁抱，

還嫌不舒展不歡心；

縱然有幾個敢於披風冒雪的，

請設想那准不是有錢可以坐車的人。

汽車有時咆哮着從風雪裏鑽過，

那模樣簡直比野獸更凶幾分，

泥漿紛紛濺在不小心的人身；

他明白裏邊坐的全是好家，

野獸的背影刺碎他貧困的心。

### 三

鶯絨一團團，怪風一陣陣，

街道上依然沒有什麼行人；

他把兩手插進褲袋，

脖頸縮上肩胛，  
蹲在車子旁，  
靜靜嚼味起他不幸的命運：  
『家裏也是一家人，  
有田地，有房舍……  
住在河南西南邊陲的石橋鎮。  
七年前慘遭巨變；  
而且是接二連三，  
水曾幾個月抱着畊田，  
雨曾兩三季一星不見，  
烽烟較炊烟更爲濃密，  
匪徒比耗子還要普遍。

夜裏人被掠去，  
早晨又來派捐，  
家裏聽着餓屍，  
縣裏飛下火籤。  
爲着逃個活命，  
這纔摒棄畊田，鄉園，  
一家人各自走散。  
大哥領一起人南走湖北，  
二哥領一起人北奔陝西，  
自己便領着妻與兒女到了這裏。  
起先想着這裏遍地都是金銀，  
那能養不活三五個窮人？

誰知乍來到差點餓死，  
也因爲自己還沒賃到這個車子。  
大街裏警察爺們不准乞討，  
自己只好領着妻兒到背街裏喊叫；  
怎知道富人都有一顆鐵石的心，  
別看模樣是那末的闊綽斯文；  
喊多少老爺，蹣多少響頭，  
還不肯輕舉舉他們的手，  
後來賃到這個車子，  
真個是戰士新得一把寶刀，  
頑強的敵人不難摧倒，  
早起五更，晚搭黃昏，

一天也能賺個三毛兩毛；再配着妻與兒女的乞討，對對答答的便能够維持，雖然餐餐還是水多米少。

#### 四

一直對答到去年十月，天大的禍事又向自己擰笑；六七年不曾生育的妻，那時又屆生產，生產儘管他的，窮人也從不曾想進醫院。產後得了個小囡，

那想妻不曾歇息，  
便再到街去行乞；  
隨即得了「產後中風」，  
病的模樣一天比一天沉重。  
病了她還不肯吃藥，  
多費一枚辛苦得來的銅子  
她便寧肯捨棄生命。  
終於沒有度過這道難關，  
在她病後的十一日夜，  
忍心割棄了人間。  
她停止呼吸眼角還留着淚痕，  
這淚痕表示了她最後悲苦的心；

新生的小女沒有乳吃怎麼能活？  
哭幾天也隨着媽閉了嘴唇。

五

他的心扉到此來一個暫時的關閉，  
因爲眼角湧出許多溼的東西；  
翹起手想擦一擦，  
瞥見一個踏雪的人身披着油衣；  
他顧不得擦便連忙站起，  
『先生：洋車，坐洋車！』  
聲音與面孔只有那麼親密。  
『多少錢——和平門外？』  
『先生：兩毛吧，不多要』。

這裏距和平門外足有五里，  
兩毛錢並沒有格外居奇；  
然而客人的面孔帶出生氣，  
『三十枚，一個也不能多』  
連頭也不扭的忿忿走去，  
表示車子坐不坐都可以。  
雖然這是今天維一的願主，  
失去該是如何的可惜？  
然而他不願三十枚拉五里，  
況且又是這樣的天氣，  
他便吁口氣憑他走去。

六

驚絨還是絲絲的飛舞，  
怪風還是陣陣的咆哮，  
他仍舊蹲在車子旁，  
回憶去冬大禍對他的癡笑：  
「妻死後埋在城北的荒郊，  
費一條破席，兩個草包；  
從此失去最肯關心的人，  
孤零零度至如今。」  
也曾想到過荒蕪了的田地，  
久違了的故鄉，  
把顆冰冷冷的心，  
燃起熱辣辣的火，

然而沒有一個盤費，  
又怎樣能把家回？  
而且據就近得來的消息，  
說故鄉還是鬧兵鬧匪。  
也會想到過大哥二哥，  
不知是死還是活？  
湖北？陝西？……  
也無從打探消息；  
別看是一個娘養的兄弟，  
或許今生便再沒有會期？  
『洋車，來，中央電影院』。  
一個女人尖細底喊叫，

趕走苦痛對他的煎熬。

連忙拖起車子跑去，

『多少錢，中央電影院？』

『先生：一毛五吧！可算便宜』。

他害怕這個客人再走了，

少不得把價錢格外減低。

『不成，四十枚，去不去？』

『再添添，先生！』

『不成，一個不能添了』。

雖然客人一個不添，

他也要忍性拉去，

不然，今天便得餓着，

餓着他同孩子們的肚皮。  
他點點頭長吁口氣，  
客人已坐在車上，  
像一條病牛拖一張重犁，  
在陣陣的勁風裏還透着喘息；  
半點鐘一分分的度過，  
終於他把四十枚銅子賺進手裏。  
從肚裏餓的那股勁覺察，  
他知道已經到後半晌，  
這才到粗飯攤上去，  
統共花了十五枚銅子，  
吃個半飽半飢；

又掏出十枚買了幾個窩窩，  
帶回去給他的兒女。

七

天空的鶯絨已停止了翻騰，  
地面却叢現出她們白皚皚的麗容。  
街道上越發沒有幾個行人，  
天色已漸漸透出了黃昏。

他拖着車子沒勁底走回家裏，  
一個低矮的小房間，  
縮着他一雙瘦得如同乾柴樣的兒女，  
還堆一些破舊腐臭的東西。  
孩子們看見爸來了，

那模樣喜得難以言喻，

伸出黑老鴉爪手，

向着爸爸走去，

要知他們餓了一天那種難堪的滋味？

只須看這時節有了吃的是怎樣個歡喜。

兒子吃個個窩窩才放鬆子呼吸，

仰起臉眼角起顯露着淚滴：

『爸爸你走後，張胖胖坐在咱家不走，

逼着討欠他的洋車賃價，

還說好些不中聽話，

什麼再不徵，便得把車子留下』。

聽到兒子說的，

唉！這難人！

我也早不是難人。

放鄉蘇北李堡鎮，

近年來只匯開得雞犬像不寧了；

父兄上海逃，

而我來北平。

難絲為了求學，

錢呀！衣呀！皆無處應，

以今坐此室已經抖擻不自禁；

也這樣怎能見得北方以冬神！

唉！這難人！

我也早不是難人。

咋家好似替我寫的真！

惟有我傷感！

惟有我同情！

傷感似潮湧！

夜半哭濕枕！

波讀

35.11.13.

他搖搖頭只是歎息，

以往的日子在那斗中度過，

眼下的前路又是一團黑漆，

早晨天色昏黑中抱着希望出門，

到晚還手裏空空的淨賺回一身溼衣。

頓時萬頭毒蛇鑽進了他的心，

栽倒地下，頭發了昏，

接着從室內的靜寂空氣裏，

透出兒女們的哀號，

門外的怪風還是一陣陣咆哮。

## 寄 清

聽說你曾經跑上燕子磯頭，  
想把整個的生命獻給東流，  
不湊巧逢着幾個忤意警察，  
趕上去硬生生的把你阻留。

實際你此種輕生的行動，  
還恕我不能草率的贊同；  
我承認人生是一個苦的結晶，  
不必對幸福再去憧憬。

然而正因為人生是一個苦的結晶，  
才不應該去把它輕輕的斷送；  
為什麼不重重的摔去？或許  
摔出一件對人類有益的事情。

請看今日爲着填平人生道上的缺陷，  
已不知有多少男女都在殉難；  
這些先死者都是值過的，  
終有天在他們的死屍上會現出平坦。

既然你對人生沒有什麼留戀，

便應該睜開眼向大處看看，  
把生命葬送在揚子江心，  
充其量不過對水族有點供獻。

請從今把消極變作積極吧！  
脫下你那闊綽的衣裝，  
洗去你那微幸的心腸，  
走進這非人間的人間裏來望望。

「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我想起首創佛宗的釋伽牟尼，  
正因他把人生看作一個生老病死的過程，

才爲真理情願毀滅了自己。

然而那種毀滅該是如何的值得敬重？  
從地獄內解放出數千萬人的生命；  
姑娘，假如你也肯跟踪釋伽牟尼，  
我又該，又該怎樣的替你慶幸？

## 寄 旻

請不要以爲還是您的影子，  
實際我早已跨上征塵；  
自然這不是得已的事，  
爲着把我思想底前路走盡。

思想如同一蹲神密的南海觀音。  
慈祥而且森嚴底導着我前進，  
不獨獻給了她了我全部的身子，  
甚至於也獻給她全部的靈魂。

也曾夢想過使您同我一道兒走，  
就爲這曾磨破了我的嘴唇；  
曾奈說不服你那鐵石的心，  
一味底浮沉，一味底浮沉。

您準備在幸福的圈內存身，  
實際那幻的希望將把您燬作灰燼；  
一俟我從戰地全軀歸來，  
再收拾您狂風中殘餘的骨塵。

兩行血淚當作對您的祭酒

幾片黃土築作掩您的孤墳；  
表明這個久已同您隔別的人，  
還有一顆待您親切而又哀憐的心。

## 自 白

許多冤死者未泯的幽靈，  
結成我眼睛裏亮晶底光芒；  
許多屈鬼們未盡的沉痛，  
結成我胸腔裏起伏的波浪。

倘真你以爲我眼下尙在活着，  
我准搖搖頭向你長吁歎息；  
即令你以爲我不久尙在活着，  
我仍搖搖頭向你長吁歎息。

也許你會不相信呢——朋友？

我物化得實已有些年代了；

一付身手是消滅底真理的再胎，

一顆頭顱是萬斛不平氣的鑄成。

然而我不是人間一個罕有的怪物，

世界到處都充滿這樣相似的陰影；

這些陰影也有個小小的癡想，

說起來或許惹別人笑得牙疼。

他們企圖着這個宇宙間，

『永沒有濃霧也永沒有狂風  
把太陽洗濯得一塵不染，  
長久照耀在奴隸們的天空』。

## 安定門外

最奇怪是這些糞場中人，  
他們把最臭的東西當作命根；  
天曉時正該呼吸新鮮空氣，  
他們偏推着車子進城買糞。  
推出這條街，走進那個巷，  
吆喝一陣，再吆喝一陣，  
微幸得打掃幾個好家的毛房  
便可兩簍子黃鏝鏝足有二三百斤。  
有時蛆虫氣昂昂爬上的手，

便紙像隻蝴蝶樣飛起貼住的頭，  
他們一點也不討厭的，  
好像那些都是他們生來的至友。  
別看他們是尋常而又尋常的人，  
然而却沒有誰個敢同他們接近；  
糞車子不論從那條街裏走過，  
許多人都掩着鼻避開他們。  
把糞車子推進場內，  
從簍子裏扒出命根，  
攤一陣，撓一陣，翻一陣，  
那殷勤樣宛然像招待一個嘉賓。  
有時汗衫上印着塊塊的骯跡，

還不肯脫下來讓女人洗洗；  
好像只有這樣才更地道，  
用不着顧慮別人的恥笑。  
他們在糞場上吃飯，休息，睡覺，  
似乎嗅不着那東西的味道；  
有時看見別人從場沼匆匆的掩鼻走過  
還駭異得他們咯咯的笑。

## 掛上枝頭的老奴（詩劇）

人物：老奴，小夥計。

佈景：日光熱烈的注射着大地，靠近村落的一所古廟內的老槐樹枝頭，掛着一個骨骼高聳年近古稀的乞丐模樣的老人，正在生死剎那之際，從面外進來個肩負扁担態度平靜的小夥計，睹狀大驚，連忙把老人解下，拍背捶胸，施行人工呼吸，移時，老人漸漸甦醒過來。

### 小夥計

唉！年老的先生，

你爲什麼把身子掛在枝頭？

還把眼睛哭得紅腫？

你有什么窪屈？

你有什么不平？

誰是你的兒？

誰是你的女？

請你清清楚楚的，

告訴咱小夥計，

好讓我把你送回家裏。

老奴：

唉！我的小夥計，

請你聽我訴訴窪屈！

不曾生過兒，

不曾養過女，

我是打一輩子光棍漢的。

自從記得事那時候起，

便是寄在別人的簷下，

一直到如今，

唉！六十三歲了，

還是沒有自個的家。

早晨背着鋤頭出去，

夜深才能歸家，

天上的星，好像我的算盤，

早晨數過一遍

晚上再數一遍。

霜是我的密友，

露是我的嬌妻

風常伴着我哀號

雨常抱着我飲泣。

我統共只有兩件破衣，  
一件夾的，一件單的  
從春到夏，從秋到冬  
當不得熱也遮不得冷。

媽媽死時我才十三，  
她的模樣如今已記不齊全，  
反正病倒僅只三天，  
她便離開了這人間。

她的死是因爲飢寒，

而且捱了主婦的皮鞭；

眼泡哭得腫高高的，

還一句句喊着「蒼天」。

（老奴擦淚，小夥計擦淚！）

她死後我沒有舉行喪禮，

也不會買值錢的壽衣；

一床破被，一條葦蓆，

托人把她埋到爸爸埋的那個亂葬墳裏。

爸爸——我壓根不知是誰，

自幼夢想我是山窟窿裏爬出的；

及至媽媽告訴了我，  
才知東北地的亂葬墳裏，  
最西南角的一個小墓頭，  
便時他的葬地。

每年到了清明節期，  
媽便導着我去焚香燒紙；  
媽每哭得啞不成聲，  
爸依曰無言無語，  
我在一旁也跟着號泣。

自從媽媽死去，

只有我獨個再去掃祭：  
任憑我哭聲震天，  
她們也都默不一語，  
彷彿已經忘掉人間？  
還有他們這塊連心。

看着他們的永眠，  
由不得使我心酸；  
她們還有這個兒子，  
而我死後有誰照管？

人生雖是一個夢，

然而一經想後思前，  
就知我這夢啊，  
着實做得太慘。

如今衰老得一天不如一天，  
眼昏耳聾腿胳膊發酸：

昨天老主人罵我是：

『死豬，吃才，遠不如當年』。  
惡狠狠把我趕在外邊。

（老奴擦淚！小夥計擦淚！）

唉！我知道的，

我已遠不如當年，  
但是我出過力的啊，  
不該對我這般……。

想起從前，  
我做完他的家事，  
還去再耕他的田；  
勞苦得我超過一頭牛，  
忠實得我勝過一條犬。

虧得我那般操作，  
然後他才漸漸餘剩；

蓋宅子，買莊田，  
成了村中的富翁。

如今少爺們都成大學生。  
姑娘們裝扮得如同妖精；  
騎馬的，坐轎的，  
都成他們的威風。

老奴才沒有用了，  
吃他們剩下的，  
穿他們擲掉的，  
還嫌骯髒他們的眼睛。

全不想他們的闊綽自那裏來？  
全不想他們的財富是誰造成？  
我這滿腹的苦楚向誰伸訴？  
因此才走上這條自殺之路。

（小夥計擦淚！老奴擦淚！突然從他們  
身旁捲起一陣暴風，好像啓示他們的什  
麼？）

### 小夥計

唉！年老的先生，  
不成，你那法子不成；

他對你既這般毒狠？  
爲什麼你還對他寬容？

難道辛苦一輩子，  
就應該如此滾蛋？  
你何不用個最後手段，  
把他們重重懲辦。

老奴

唉！我的小夥計，  
老奴今年已六十有三，  
眼昏耳聾腿胳膊發酸，

還能使用什麼最後手段？

（小夥計伏在老奴的耳朵上，悄悄告訴他些什麼，怕他耳背，又用手給他比劃一番，於是老奴興奮的跳躍起來，向小夥計致了謝，然後又走向原來的村子去了。次日，附近村子裏一所連雲接天的宅子，已經變作一抹斷崖殘壁；在餘燼未熄的灰屑中，埋着老奴及其主人全家的死屍。）

——完——



|    |    |    |    |    |    |    |    |    |    |    |   |
|----|----|----|----|----|----|----|----|----|----|----|---|
| 77 | 70 | 69 | 68 | 56 | 56 | 46 | 42 | 38 | 36 | 35 | 頁 |
| 4  | 6  | 1  | 12 | 6  | 6  | 7  | 12 | 1  | 1  | 11 | 行 |
| 2  | 9  | 12 | 10 | 11 | 5  | 7  | 7  | 8  | 2  | 2  | 字 |
| 時  | 沼  | 的  | 的  | 子  | 個  | 蹣  | 熟  | 世  | 血  | 血  | 誤 |
| 是  | 沿  | 刪  | 刪  | 了  | 刪  | 磕  | 熱  | 出  | 舊  | 舊  | 正 |
|    |    | 去  | 去  |    | 去  |    |    |    |    |    |   |

正  
誤  
表

民國二十四年五月初版

逃——難人——

實價二角五分

著作者

王景秀

總發行所

金魚胡同  
北平太白書店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坊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